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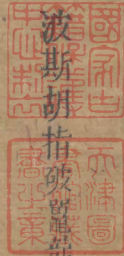
白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乃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總有天數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能文的倚馬○此能從○坡○注○以○出○千言用不着時幾張紙蓋不完鸞龍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時幾簫箭者不熟飯鍋最是那癡呆懵懂生來有福分的曉他

拍案驚奇

卷一

文學低淺也合發科發甲造他武藝庸常也會大講大受真所謂時也運也命也俗語有兩句道得好命若窮掘着黃金化作銅命若富拾着白紙變成布總來只聽掌命可顛之倒之所以吳彥高又有詞云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僧晦菴亦有詞云誰不願黃金屋誰不願千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開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蘇東坡亦有詞云蝸角虛名螻頭微利算來着甚奔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這幾位名人說來說去都是一箇意思總不如古語云蕭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說話的依你說來不須能文善武懶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須經商立業敗壞的也只消天掙與家園却不把人間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小



家出了懶惰的人也就使命中該賤出了敗壞的人也就使命

中該窮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轉眼貧富出入意外把眼前事分

毫算不得准的哩且聽說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雙名

維厚乃是經紀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二、向有皮、腦、破、分、連睡醒來手

思想萬算計揀有便宜的纔做後來家事悻得從容了他便思

想一箇久遠方法手頭用來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銀子若是二

兩塊頭好銀便存着不動約得百兩便鑄成一大錠把一線紅

線結成一線繫在錠腰放在枕邊夜來摩弄一番方纔睡下積

了一生整整鑄成八錠以後也就隨來隨去再積不成百兩他

也罷了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壽日四子置酒上壽金

老見了四子躡躑躅躅心中喜歡便對四子說道我靠皇天覆

拍案驚奇 卷一

庇雖則勞碌一生家事儘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鑄成八大

錠銀子秉不動用的在我枕邊見將絨線做對兒結着今將擇

箇好日子分與爾等每人一對做箇鎮家之寶四子喜謝盡歡

而散是夜金老帶些酒意點燈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箇大錠

白晃晃排在枕邊摸了幾摸哈哈地笑了一聲睡下去了睡未

安穩只聽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響心疑有賊又細聽着恰像

欲前不前相讓一般床前燈火微明揭帳一看只見八箇大漢

身穿白衣腰繫紅帶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數派定宜在君

家聽令今蒙我翁過愛擡舉成人不不役使珍重多年冥數將

滿詩翁歸天後再覓去向今聞我翁且下將以我等分役詔郎

君我等與諸郎君原無前緣故此先來告別往某縣某村王姓

某者投托後緣未盡還可一面語畢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  
喫了一驚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趕去遠遠見人人出了房  
門金老趕得性急絆了房檻撲的跌倒魂然驚醒乃是南柯一  
夢急起挑燈明亮點照枕邊已不見了八箇大錠細思夢中所  
言句句是實嘆了一口氣哽咽了一會道不信我書積一世却  
沒分與兒子每受用倒是別人家的明明說有地方姓名且慢  
慢跟尋下落則箇一夜不睡次早起來與兒子每說知兒子中  
也有驚駭的也有疑惑的驚駭的道不該是我們手裏牙西眼  
見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歡喜中說話有失許了我們回想  
轉來一時間就不割捨得分散了造此鬼話也未見得金老見  
兒子們疑信不等急急要驗箇實話遂訪至某縣某村果有王

拍案驚奇

卷一

也是原界

三

姓某者叩門進去只見堂前燈燭熒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獻  
神金老便開口問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報知請主人出來  
主人王老見金老揖坐了問其來因金老道老漢有一疑事特  
造上宅來問消息今見上宅正有此獻神必有所謂敢乞明示  
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買卜先生道移床卽好昨寒荆病  
中恍惚見八箇白衣大漢腰繫紅束對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  
今在彼緣盡來投身宅上言畢俱鑽入床下寒荆驚出了一身  
冷汗身體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塵中得銀八大錠多用紅絨繫  
腰不知是那裏來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買福物酬謝金老丈  
來問莫非曉得些來庶度金老忽跌脚道此老漢一生所積因  
前日也做了一夢就不見了夢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確

故得訪尋到此可見天數已定老漢也無怨處但只求取出一

看也完了老漢心平王老道容易笑嘻嘻的走進去叫安童四

人托出四個盤來每盤兩錠多是紅絨繫束正是全家之物金

老看了眼睜睜無計所奈不覺跌跌絆絆下淚來撫摩一番道

老漢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雖然叫安童仍舊拿了進去

此段入首其有比心裏見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兩零銀封了送與金老作

別全老道自家的東西尚無福何須尊惠再三謙讓必不肯受

上老屈納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還了一時摸箇不着面

兒道這又被王老央不過只得將別了直至家中對兒子們

一一把前事說了大家嘆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處臨行送銀

王兩漢袖摸遍並不見有只說路中掉了却元來余老推遜時

拍案驚奇 卷一 四

王老往袖裡亂塞落在着外面一會袖中袖有斷線處在王老

家摸時已自在腕線處落在在門檻邊了客去掃門仍舊是王

老拾得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不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

百兩就是三兩也得不去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

三兩也推不出原有的到無了原無的到有了豈不由人計較

而今說一箇人在實地上行步步不着極貧極苦的却在渺渺

茫茫做夢不到的去處得了一主沒頭沒腦錢財變成巨富從

來希有亘古新開有詩為証

詩曰

分內功名回裡財 不關聰慧不關財

果然命是財官格 海外猶能送寶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蘇州府長洲縣開門外有一人姓名名實

字若虛生來心思慧巧做着便能摹着便會琴棋書画吹彈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間曾有人相他有巨萬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營求生產坐喫山空將祖上遺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來以後曉得家業有限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的時常獲利幾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一日見人說北京扇子好賣他便合了一箇夥計置辦扇了起來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將禮物求了名人詩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搨了幾筆便直上兩數銀子中等的自有一粉喬人一隻手摹寫了這幾家字画也就哄得人過將假當真的買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下等的無金無字画將就賣幾十錢也有對合利錢是看得見的揀箇日子裝了箱兒到了北京豈知北京那年拍案驚奇

卷一

五

自交夏來日日淋雨不晴並無一毫暑氣夜市甚遲交秋早涼雖不見及時幸喜天色却晴有妝是子弟要買把蘇做的扇子袖中籠着搖擺來買時開箱一看只叫得苦元來北京歷涉却在七八月更加目前雨濕之氣闖着扇上膠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開了用力搨開東粘一層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價值錢者一毫無用止剩下一等没字白扇是不壞的能值幾何將就賣了做盤費回家本錢一空頻年做事大槩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連夥計也弄壞了故此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倒運漢不數年把个家事乾圓潔淨了連妻子也不會娶得終日間靠着些東塗西抹東挨西撞也濟不得甚事但只是嘴頭子謊得來會說會笑朋友家喜歡他有趣頭要去

處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況且他是大樸大樣過來的幫開行裡又不卜分入得隊有憐他的要薦他坐館致李又有誠實人家他是个雜板令高不湊低不就打從幫開的處館的兩項人見了他也就做鬼臉把倒運兩字笑他不在話下一日有幾箇走海泛貨的隣近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共四十餘人合了夥將行他曉得了自家思想道一身落魄生計皆無便附了他們航海看看海外風光也不枉人生一世況且他們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憂柴憂米也是快活正計較間恰好張大躉將來元來這個張大名喚張乘運專一做海外生意眼裡認得奇珍異寶又且秉性爽概肯扶持好人所以鄉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張識貨文若虛見了便把

拍案驚奇

卷一

六

此意一一與他說了張大道好好我們在海船裡頭不耐煩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說說笑笑有甚難過的日子我們眾兄弟料想多是喜歡的只是一件我們多有貨物將去兄並無所有覺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們大家計較多少湊些出來助你將就置些東西去也好文若虛便道多謝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張大道且說說看一竟自去了恰遇一个替目先生敲着報君知走將來文若虛伸手順袋裏摸了一個錢扯他一封問問財氣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財氣不是小可文若虛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要要混過日子罷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麼資助就資助得來能有多少使直恁地財爻動這先生也是混帳只見張大氣忿忿走來說

說着錢便無緣這些人好笑說道你去無不喜歡說到叻他  
沒一個則聲今我同兩個不好的弟兄軒湊得一兩銀子在此也  
辦不成甚貨憑你買些菓子船裡喫罷口食之類是在我們牙  
上若虛稱謝不盡接了銀子張大先行道長些收拾就要開船  
了若虛道我沒甚收拾隨後就來手中拿了銀子看了又笑笑  
了又看道置得甚貨麼信步走去只見滿街上篋籃內盛着賣  
的

紅如噴火巨若懸星皮未破尚有餘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  
殊蘇井諸家樹亦非李氏千奴較廣似曰難兄比福亦云  
具體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烟土肥與閩廣無異所以廣橘脯  
拍案驚奇

卷一

七

橘脯名天下洞庭有一樣橘樹絕與他相似顏色正同香氣亦  
同止是初出時味畧少酸後來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價十  
分之一名曰洞庭紅若虛看見了便思想道我一兩銀子買得  
百斤有餘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衆人助我之意買  
成裝上的篋筐一開的并行李挑了下船衆人都拍手笑道文  
先生寶貨來也文若虛羞慚無地只得吞聲上船再也不敢提  
起買橘的事開得船來漸漸出了海口只見銀濤捲雪雪浪翻  
銀濤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三五日間隨風漂去也  
不覺過了多少路程忽至一個地方舟中望去人烟湊聚城郭  
巍峩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舟人把船撐入藏風避浪的小  
港內到了棧極下了鉄梯纜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來



是過的地方名曰吉零國元來這邊中國貨物拿到那邊一  
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  
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這條路衆人多是做  
過交易的各有熟識經紀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尋發貨  
去了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路徑不熟也無走處正悶坐間  
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篋紅橋自從到船中不曾開看莫不人氣  
蒸壞了起着衆人不在看看則箇叫那水手在艙板底下翻將  
起來打開了篋看時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將出  
來都擺在艙板上面也是合該發跡時來福湊擺得滿船紅焰  
焰的遠遠望來就是萬點火光一天星斗船上走的人都攏將  
來問道甚是麼好東西呀文若虛只不答應看見中間石个把  
拍案驚奇

卷一

八

一點頭的揀了出來拍破就喫岸上看的一發多了驚笑道元  
來是喫得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來問價多少一箇文若虛不  
肯得他們說話船上人却曉得就扯个謊哄他豎起一个指頭  
說要一錢一顆那問的人揭開長衣露出那兜羅綿紅裏肘來  
一手摸出銀系一个來道買一个嘗嘗文若虛接了銀錢手中  
顛顛看約有兩把重心下想道不知這些銀子要買多少也不  
見秤秤且先把一个與他看樣揀个大些的紅得可愛的遞一  
个上去只見那个人接上手攏了一擲道好東西呀撲地就劈  
開來香氣撲鼻連旁邊聞着的許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買的  
不知好歹看見船上喫法也拿他去了皮却不分裏一塊塞在  
口裏什水滿咽候連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

我又伸手到裹肚裏摸出十個銀錢來說我要買十個進奉去  
文若虛喜出望外揀十個與他去了那看的人見那人如此冒  
去了也有買一個的也有買兩個三個的都是一般銀錢買了  
的都干歡萬喜去了元來彼國以銀爲錢上有文采有等龍鳳  
文的最貴重其次人物又次禽獸又次樹木最下通用的是水  
草却都是銀鑄的分兩不異適纔買稱的都是一樣水艸文的  
他道是把下等錢買了好東西去了所以歡喜也只是要小便  
宜心腸與中國人一樣須臾之間三停里賣了二停有的不帶  
錢在身邊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錢轉來文若虛已此剩不多  
了拿一個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賣了其人情愿再增一  
個錢四個錢買了二顆口中嘍嘍說悔氣來得遲了傍邊人見

拍案驚奇

卷一

九

他增了價就埋怨道我每還要買箇如何把價錢增長了他的  
買的人道你不聽得他方纔說兀自不賣了正在議論間只見  
首先買十顆的那一個人騎了一疋青驄馬飛也似奔到船邊  
下了馬分開人叢對船上大喝道不要零賣不要零賣是有的  
俺多要買俺家頭目要買去進克汗哩看的人聽見這話便遠  
遠走開站住了看文若虛是個伶俐的人看見來勢已自瞧科  
在眼裡曉得是個好主顧了連忙把篋裡盡數傾出來止剩五  
十餘顆數了一數又拿起班來說道適間講過要留着自用不  
得賣了今肯加些價錢再讓幾顆去罷適間已賣出兩箇錢一  
顆了其人在馬背上拖平一大囊撒出錢來另是一樣樹木紋  
的說道如此錢一個罷了文若虛道不情愿只照前樣罷了那

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個龍鳳紋的來道這樣的一個如何文若虛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樣的那人又笑道此錢一個抵百個料也沒得與你只是與你要你不要俺這一個却要那等的是個傻子你那東西肯都與俺了俺就加你一個那等的也不打緊文若虛數了數有五十二顆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箇水艸銀錢那人連竹篾都要了又丟了一個錢把篾拴在馬上笑吟吟他一鞭去了看的人見沒得買了一哄而散文若虛見人散到了船裡把一個錢秤一秤有八錢七分多重秤過數個都是一般總數一數共有一千個差不多把兩個賞了船家其餘收拾在包裡了笑一聲道那盲子好靈卦也歡喜不盡只等同船人來對他說笑則箇說話的你說錯了那國裡銀

拍案驚奇

卷一

一

子這樣不值錢如此做買賣那久慣漂洋的帶去多是綾羅毳疋何不多賣了些銀錢回來一發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國裡見了綾羅等物都是以貨交兌我這里人也只是要他貨物纔有利錢若是賣他銀錢時他都把龍鳳人物的來交易作了好價錢分兩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見買喫口東西他只認做把低錢交易我却只受分兩所以得利了說話的你又說錯了依你說來那航海的何不只買喫口東西只換他低錢豈不有利反着重本錢置他貨物怎地看官又不是這話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橫財帶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帶去三五日不過海等得希爛卽文若虛運未通時賣扇子就是榜樣扇子還是放得起的尙且如此何況藥品是這樣執一論不得的

閒話休題且說衆人領了經紀主人到船發貨文若虛把上頭事說了一遍衆人都驚喜道造化造化我們同來到你沒本子的先得了手也張大便拍手道人都道他倒運而今想是運轉了便對文若虛道你這些銀錢在此置貨作價不多除是轉發在夥伴中回他幾百兩中回貨物上去打換些王產珍奇帶轉去有大利錢也強如虛藏此銀子在身邊無個用處文若虛道我是倒運的將本求財從無一遭不連本送的今承諸公挈帶做此無本錢生意偶然僥倖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還要生利錢妄想甚麼萬一如前再做折了難道再有洞庭窟這樣好賣不成衆人多道我們用得着的是銀子有的是貨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告虛道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

拍案驚奇

卷一

索說到貨物我就沒膽氣了只是守了這些銀錢回去罷衆人齊拍手道放着幾倍利錢不取可惜可憐隨同衆人一齊上去到了店家交貨明白彼此兌換約有半月光景文若虛眼中看過了若干好東好西他已自志得意滿不放在心上衆人事體完了一齊上船燒了神福喫了酒開洋行了數日忽然間大變起來但見

烏雲蔽日黑浪掀天蛇龍戲舞起長空魚鱉驚惶潛水底艤  
幢泛泛只如樓不定的數點寒鴉島嶼浮浮便似沒不熟的  
幾雙水鷓舟中是方揚的米籩舷外是正熟的餛飩總因風  
伯太無情以致篙師多失色

那船上人見風起了扯起半帆只問東西南北隨風勢漂去隱

阿訢見一島便帶住蓬脚只看着島邊使來看看漸近恰見一箇無人的空島但見

樹木參天艸萊遍地荒涼徑界無非些兔跡狐踪坦迤土壤料不是龍潭虎窟混茫內未識應歸何國幃開闢來不知曾否有人登

船上人把船後拋了鐵锚將櫓檝泥犁上岸去釘停當了對臉裡道且安心坐一坐候風勢則箇那文若虛身邊有了銀子恨不得插翅飛到家里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風呆坐心裡焦燥對衆人道我且上岸去島上望望則箇衆人道一箇荒島有何好看文若虛道總是看看何礙衆人都被風顛得頭暈个个是呵欠連天都不肯回去文若虛便自一个抖搜精神跳上岸來

拍案驚奇

卷一

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十年敗殼精靈顯一介窮神富貴來若是說話的同年生竝時長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兒便雙脚走不動也挂个拐兒隨他回去一番也不妨的却說文若虛見衆人不去偏要發个狠扳膝附葛直走到島上絕頂那島也苦不甚高不費甚大力只是荒艸甚蕪無好路管到得上邊打一看時四望漫漫身如一葉不覺凜然吊下淚來心裡道想我如此聰明一生命蹇家業消亡剩得隻身直到海外雖然僥倖有得千來箇銀錢在囊中知他命裡是我的不是我的今在絕島中間未到實地性命也還是與海龍王合着的哩正在感愴抬頭望去遠遠草叢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个敗竊殼大驚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龜世上人那里曾看見說也不信

的我白到海外一番不會帶得一件海外物事今我帶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東西與人看看省得空口說着道是蘇州人會調說又且一件鋸將開來一蓋一板多置口足便是兩張床却不奇怪遂脫下兩隻裹脚接了穿在龜殼中間打個扣兒拖了便走走至船邊船上人見他這等模樣都笑道文先生那里又跔了絳來文若虛道好教列位得知這就是我海外的貨了衆人擡頭一看却便似一張無柱有底的硬脚床喫驚道好大龜殼你拖來何幹文若虛道也是罕見的帶了他去衆人笑道如貨不置一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處有甚麼天大的疑心事灼他一卦只沒有這樣大龜藥又有的道是醫家要煎龜膏拿去打碎了煎起來也當得幾百個小龜殼文若虛道不

要管有用沒用只是希罕又不費本錢便帶了回去當時叫箇船上水手一擡擡下船來初時山下空闊還只如此艙中看來一發大了若不是海船也着不得這樣狼狽東西衆人大家笑了一回說道到家時有人問只說文先生做了估長的烏龜買賣來了文若虛道不要笑我好友有一個用處決不是棄物隨他衆人取笑文若虛只是得意取些水來內外洗一洗淨抹乾了却把自己錢包行李都揀在龜殼裏面兩頭把繩一絆却當了一個大皮箱了自笑道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衆人都笑將起來道好算計好算計文先生到底是個聰明人當夜無詞次日風息了開船一走不數日又到了一个去處却是福建地方了纔住定了船就有一駝驢伺候接海客的小經紀牙人攢

將擺來你說張家好我說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扭攘箇不住海船上衆人揀一箇一向熟識的跟了去其餘的也就住了衆人到了一箇波斯胡人店中坐定裡面主人見說海客到了連忙先發銀子喚廚戶包辦酒席幾十桌分倒停當然後躡將出來這主人是個波斯回裡人姓个古怪姓是瑪瑙的瑪字叫名瑪寶哈專一與海客兌換珍寶貨物不知有多少萬數本錢衆人走海過的都是熟主熟客只有文若虛不會認得攪眼看時元來波斯胡住得在中華久了衣帽言動都與中華不大分別只是剃眉剪鬚深目高鼻有些古怪出來見了衆人行賓主礼坐定了兩杯茶罷站起身來請到一個大廳上只見酒筵多完備了且是擺得齊楚原來舊規海船一到主人家先領過這一番

拍案驚奇

卷一

十四

欸待然後發貨講價的主人家手執着一付法琅菊花盤蓋拱一拱手道請列位貨單一看好定坐席看官你道這是何意元來波斯胡以利爲重只看貨單上有奇珍異寶值得上萬者就送在先席餘者看貨輕重挨次坐去不論年紀不論尊卑一向做下的規矩船上衆人貨物貴的賤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領了酒杯各自坐了卑卑剩得文若虛一个呆呆站在那里主人道這位老客長不會會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貨不多了衆人大家說道這是我們好朋友到海外要去的身邊有銀子却到不會置貨今日沒奈何只是屈他在末席坐了文若虛滿面羞慚坐了末位主人坐在橫頭飲酒中間這一个說道我有貓兒眼多少一个箇說道我有祖母綠多少你誇

我這文若虛一發嘿上無言自心裡也微上有些懊悔道我前日該聽他們勸置些貨來的是今既有幾百銀子在囊中說不得一句說話又自嘆了口氣道我原是一些本手沒有的令已大幸不可不知足自思自忖無心瓮與喫酒眾人却猜拳行令喫得很藉主人是個積年看出文若虛不快活的意思來不好說破虛勸了他幾杯酒眾人都起身道酒勾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發貨罷別了主人去了主人撇了酒席收拾睡了明日起个清早先走到海岸船邊來拜這駭客人主人登舟一眼瞧去那艙裡狼狽狃狃這件東西早先看見了喫了驚道這是那一位客人的寶貨昨日席上並不曾見說起莫不是不要賣的眾人都笑指道此做友文兄的寶貨中有一人勸道又是

拍案驚奇

卷一

十五

滯貨主人看了文若虛一看滿面弄得通紅帶了怒色埋怨眾人道我典諸公相廼多年如何恁地作弄我教我得罪于新客把一箇末坐屈了他是何道理一把扯住文若虛對眾客道且慢發貨容我上岸謝過罪着眾人不知其故有幾箇典文若虛相知些的又有幾個喜事的覺得有些古怪共十餘人趕了上來重到店中看是如何只見主人拉了文若虛把交椅整一整不管眾人好歹納他頭一位坐下了道適間得罪得罪且請坐一坐文若虛也心中鑊鑊忖道不信此物是寶貝這等造化不成主人走了進去須臾出來又拱眾人到先前喫酒去處又早擺下幾桌酒爲首一桌比先更齊整主人向文若虛一揖說對眾人道此公正該坐頭一席你每枉自一船的貨也逐趕他不



來先前失敬失敬衆人看見又好笑又好怪半信不信的一帶  
兒坐了酒過三杯主人就開口道敢問客長適間此室可肯賣  
否文若虛是个乖人趁口答應道只要有好價錢爲甚不賣那  
主人听得肯賣不覺喜從天降笑逐顏開起身道果然肯賣但  
憑分付價銀不敢吝惜文若虛其实不知值多少討少了怕不  
在行討多了怕喫笑忖了一忖面紅耳熱顛倒討不出價銀來  
張大便向文若虛丟个眼色將手放在椅子背後坐着三个指  
頭再把第二个指空申一撇道索性討他這些文若虛搖頭坐  
一指道這些我還討不出口在這里却被主人看見道果是多  
少價銀張大搗一个鬼道依文先生手勢敢像要五万哩主人  
呵呵大笑道這是不賣賣哄我而已此等室物豈止此價銀衆

拍案驚奇

卷一

十一

人見說大家目睜口呆都立起了身來這文若虛去商議道造  
化造化想是值得多哩我們實实不知如何定價文先生不如  
開个大口憑他还罷文若虛終是礙口識羞待說又止衆人道  
不要不老氣主人又催道實說七何妨文若虛只得討了五万  
兩主人还搖頭道罪过罪过沒有此話扯着張大私問他道老  
客長們海外往來不是一番了人都叫你是張識貨豈有不知  
此物就裡的必是無心賣他奚落小四罷了張大道实不瞞你  
說這个是我的好朋友同了海外頑耍的故此不曾置貨適間  
此物乃是避風海島偶然得來不是出價置辦的故此不識得  
價底若果有這五万典他勾他富貴一生他也心滿意足了主

人說此說要你做个大大保人當有重謝万七不可翻悔遂

門下小二拿出文房四寶來主人家將一張供單編紙料  
一折拿筆通與張大道有煩老客長做主寫箇合同文畧好成  
交易張大指着回來一人道此位客人諸中頭寫得好把紙筆  
讓與他諸客磨得墨濃展好紙提起筆來寫道

立合同議單張乘運等今有蘇州客人文貫海外帶來大龜  
殼一個投至波斯瑪寶哈店願出銀五萬兩買成議定立契  
之後一家交貨一家交銀各無翻悔有翻悔者罰契上加一  
合同爲照

一樣兩紙後邊寫了年月日下寫張乘運爲頭一連把在坐客  
人十來个寫去褚中穎因自己執筆寫了落末年月前邊空行  
中間將兩紙湊着寫了嘴縫一行兩邊各半乃是合同議約四  
拍案驚奇 卷一 七

字下寫客人文貫主人馮寶哈各押了花押單上有各從後頭  
寫起寫到了乘運道我們押字做重此是買賣纔弄得成主人  
笑道不敢輕不敢輕寫畢主人進內先將銀一箱擡出來道我  
先交明白了用錢還有說話衆人攬將攬來主人開箱却是五  
十兩一包共摠二十包整整一千兩雙手交與張乘運道憑老  
客長收明分與衆位罷衆人初然喫酒寫合同大家揄哄烏瓦  
心下還有信不信的意思如今見他拿出精晃晃白銀來做用  
錢方知是實文若虛恰像夢裡醉話都說不出來呆呆的看  
張大扯他一把道這用錢如何分散也要文兄主張文若虛方  
說一句道且完了正事慢處只見主人笑嘻嘻的對文若虛錢  
道有一事要與客長商議價銀現在裏面閣兒上都是尚來從

過的一毫不少只消請客長一兩位進去將一包過一過日兌一兌爲准其餘多不消兌得却又一說此銀數不少搬動也不是一時功夫況且文客官是个單身如何好將下船去又要泛海回還有許多不便處文若虛想了一想道見教得極是而今却待怎麼主人道依着愚見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小弟此間有一个緞疋舖有本三千兩在內其前後大小廳屋樓房共百餘間也是个大所在價值二千兩離此半里之地愚見就把本店貨物及房屋文契作了五千兩盡行交與文客官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做此生意其銀也做幾遭搬了過去不知不覺日後文客官要回去這裡可以托心腹夥計看守便可輕身往來不然小店交出不難文客官收貯却難也愚意如此說了一

拍案驚奇

卷一

六

遍說得文若虛與張大跌宕道果然是客綱客紀句句有理文若虛道我家裡元無家小况且家業已盡了就帶了許多銀子回去沒處安頓依了此說我就在這裡立起个家園來有何不可此番造化一緣一會都是上天作成的只索隨緣做去便是貨物房產價錢未必有五千摠是落得的便對主人說適間所言誠是萬全之算小弟無不從命主人便領文若虛進去閣上看又叫張褚二人一同來看看其餘列位不必了請畧坐一坐他四人進去衆人不進去的个个伸頭縮頸你三我四說道有此異事有此造化早知這樣懊悔島邊泊船暗節也不去走走或者還有寶貝也未見得有的道這是天大的福氣撞將來的如何強得正欣羨間文若虛已同張褚二客出來了衆人都問

進去如何了張大道裡邊高閣是个上庫放銀兩的所在都是桶子盛着適間進去看了十個大桶每桶四千又五個小桶每  
个一千共是四萬五千已將文兄的封皮記號封好了只等交  
了貨就是文兄的了主人出來道房屋文書段疋帳月俱已在此  
此奏足五千之數了且到船上取貨去一擁都到海船來文若  
虛於路對衆人說船上人多切勿明言小弟自有厚報衆人也  
只怕船上人知道要分了用錢去各各心照文若虛到了船上  
先向龜殼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手摸一摸殼口裡暗道  
僥倖僥倖主人便叫店內後生二人來擡此殼分付道好生擡  
進去不要放在外邊船上人見擡了此殼去便道這個滯貨也  
脫手了不知賣了多少文若虛只不做聲一手提了包裹往岬

拍案驚奇

卷一

十五

主就走這起初同上來的幾個又裡到岬上將龜殼從頭至尾  
細細看了一遍又向殼內張了一張摔了一摔面面相覷道好  
處在那里主人仍拉了這十來个一同上去到店裡說道而今  
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舖面來衆人與主人一同走到一處正  
是鬧市中間一所好大房屋門前正中是个舖子傍有一街走  
進轉个灣是兩扇大石板門門內大天井上面一所大廳廳上  
有一匾題曰來珠堂堂旁有兩楹側屋屋內三面有櫥櫥內都  
是綾羅各色段疋以後內房樓房甚多及若虛暗道得此爲住  
居玉侯之家不過如此矣况又有段舖營生利息無盡便做了  
這里客人罷了還思想家裡做甚就對主人道好却好只是小  
弟是个孤身畢竟還要尋幾房使喚的人纔住得主人道這個

人討茶來喫了說道文客官今晚不消船裏去就在舖中不  
使喚的人舖中現有逐漸再討便是眾客人多道交易事已成  
不必說了只是我們畢竟有些疑心此殼有何好處價值如此  
還要主人見教一個明白文若虛道正是正是主人笑道諸公  
枉了海上走了多遭這些也不識得刻位豈不聞說龍有九子  
乎內有一種是鼉龍其皮可以鞞鼓聲聞百里所以謂之鼉鼓  
鼉龍萬年到底蛻下此殼成龍此殼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  
四氣每肋中間節內有大珠一顆若是肋未完全時節成不得  
靜蛻不得殼也有生捉得他來只好將皮鞞鼓其肋中也未有  
東西直待二十四肋肋完全節節珠滿然後蛻了此殼變龍

拍案驚奇

卷一

三

而去故此是天然蛻下氣候俱到肋節俱完的與生擒活捉壽  
數未滿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這個東西我們肚中雖曉得  
知他幾時脫下又在何處地方守得他着殼不值錢其珠皆有  
夜光乃無價寶也今天幸遇巧得之無心耳眾人聽罷似信不  
信只見主人走將進去了一會笑嘻嘻的走出來袖中取出一  
西洋布的包來說道請諸公看看解開來只見一團綿裹着寸  
許大一顆夜明珠光彩奪目討箇黑漆的盤放在暗處其珠滾  
一個不定閃閃爍爍約有尺餘亮處眾人看了驚得目瞪口呆  
伸了舌頭收不進去主人回身轉來對眾客逐個致謝道多蒙  
列位作成了只這一顆拿到咱田中就值方纔的價錢了其餘  
是尊尊惠眾人个个心驚却是說過的話又不好翻悔得主人

見衆人有些變色取了珠子急急走到裏邊又叫擡出一小段  
箱來除了文若虛每人送與段子二端說道煩勞了列位做兩  
件道袍穿穿也見小肆中薄意袖中又摸出細珠十數串每送  
一串道輕鮮輕鮮備歸途一茶罷了文若虛處另是粗些的珠  
子四串段子八正道是權且做幾件衣服文若虛同衆人歡喜  
作謝了主人就同衆人送了文若虛到段舖中叫舖裡夥計後  
生們都來相見說道今番是此位主人了主人自別了去道再  
到小店中去去來只見須臾間數十個脚夫扛了好些槓來把  
先前文若虛封記的十捆五匣都發來了文若虛搬在一個深  
密謹慎的臥房裏頭去處出來對衆人道多承列位挈帶有此  
一套意外富貴感謝不盡走進去把自家包裹內所賣洞庭紅

拍案驚奇

卷

三

的銀錢倒將出來每人送他十個正有張大與先前出銀助的  
的兩三個分外又是十個道聊表謝意此時文若虛把這些銀  
錢看得不在眼裡了衆人却是快活稱謝不盡文若虛又拿出  
幾十個來對張大說道有煩老兒將此分與船上同行的人每  
位一個聊當一茶小弟住在此間有了頭緒慢慢到本鄉來此  
時不得同行就此爲別了張大道還有一千兩用錢未曾分得  
却是如何須得文兄分開方浞得說文若虛道這到忘了就與  
衆人商議將一百兩散與船上衆人餘九百兩照現在人數另  
外添出兩股派了股數各得一股張大爲頭的褚中穎執筆的  
各分一股衆人千歡萬喜沒有說話內中一人道只是便宜了  
這回回文先生還該起個風要他些不敷纔是文若虛

不知足看我一個倒運漢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來平空地有此一主財爻可見人生分定不必強求我們若非這主人識貨也只當得廢物罷了還虧他指點曉得如何還好昧心爭論衆人都道文先生說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該有此富貴大家千恩萬謝各各齊了所得東西自到船上發貨從此文若虛做了閩中一個富商就在那邊取了妻小立起家業數年之間纔到蘇州走一遭會會舊相識依舊去了至今子孫繁衍家道殷富不絕正是

運退黃金失色

時來頑鉄生輝

莫與癡人說夢

思量海外尋龜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自古人心不同

盡道有如其面

詩云

假饒容貌無差

畢竟心腸難變

話說人生只有面貌最是不同蓋因各父母所生千枝萬派那能勾一模一樣的就是同父合母的兄弟同胞雙生的兒子道是相像得緊畢竟仔細看來自有些少不同去處却又作怪儘有途路各別毫無干涉的人驀地有人生得一般無二假克得真的從來正書上面說孔子貌似陽虎以致匡人之圍是惡人像了聖人傳奇上邊說周堅可替趙朝以解下宮之難是賤人像了貴人是不解不得的道理按西湖志餘上面宋時有一事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也爲面貌相像騙了一時富貴享刑十餘年後來事敗了的却

是靖康年間金人圍困汴梁徽欽二帝蒙塵北狩一時后妃公

主被虜去的甚多內中有一个公主名曰柔福乃是欽宗之女

當時也被擄去後來高宗南渡利帝改號建炎四年忽有一女

子詣闕自陳稱是柔福公主自虜中逃歸特來見駕高宗心疑

道許多隨駕去的臣宰尚不能逃公主鞋弓襪小如何脫離得

歸來須詔令舊時宮人看驗小不說道是真的有一些不差及問

他宮中舊事對答來皆合幾個舊時的人他都叫得姓名出來

只是衆人看見一雙足却大得不像樣都道公主當時何等小

足今却這等止有此不同處以此回覆聖旨高宗臨軒親認却

也認得詰問他道你爲何恁般一雙脚了女子聽得啼哭起來



道這些臊羯奴聚逐便如牛馬一般今乘間脫逃赤腳奔來到此將有萬里豈能尚保得一雙鐵足如舊時模樣耶高宗聽得甚是慘然頒詔特加號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絜做了駙馬都尉其時汪龍溪革制詞曰

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既與益壽宜克于禁鬱

那魯元是漢高帝的公主在彭城失散後來復還的益壽是晉附馬謝混的小名江左中興元帝公主下嫁的故把來比他兩人甚爲切當自後夫榮妻貴恩賚無算其時高宗爲母革賢妃在虜中年年費盡金珠求贖還尊爲顯仁太后和議旣成直到紹興十二年自虜中歸鑾聽見說道柔福公主進來相見太后大驚道那有此語柔福在虜中受不得苦楚死已多年是我親拍案驚奇

看見的那得又有一个柔福是何人假出來的發下旨意着法

司嚴刑究問法司奉旨提到人犯用起刑來那女子熬不得只得將真情說出道小的每本是汴梁一个女巫靖康之亂有官中女婢逃出民間見了小的每誤認做了柔福娘娘口中厮喚小的每驚問他便說小的每與娘娘面貌一般無二因此小的每有了心日逐將宮中舊事問他他日日衍說得心下習熟了

故大監自名自陳貪享這幾時富貴道是永無對證的了誰知

太后回鑾也是小的每福盡災生一死也不枉了問成罪名高

宗見了招狀大罵欺君賊婢立時押付市曹處決抄沒家私又

官應駕前後錫賚之數也有四十七萬番錢雖然沒結果却是

十餘年間也受用得勾了只爲一个容顏厮像一時宮中之人

都認不出來若非太后復還到底被他瞞過那個再有疑心的  
就是死在太后未還之先也是他便宜多了天理不容自然敗  
露今日再說一個容貌醜像弄出好些好巧希奇的一場官司  
來正是

自古唯傳伯仲偕 誰知異地巧安排

試看一樣滴珠面 惟有人心再不諧

話說國朝萬曆年間徽州府林寧縣孫田鄉姚氏有一女名喚  
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冠一方父母俱在家道殷富  
實惜異常嬌養過度恐媒說合嫁與他溪潘甲爲妻看來世間  
聽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體要說了掣不崇也無立錫之地他  
要說了富貴升也有萬項之器正是富貴隨口定美醜起心生  
拍案驚奇 卷之二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三

再無一句實話的那也溪潘兵雖是本書姓人家却是个破落  
戶家道艱難外靠男子出外營生內要女人親膝并白喫不得  
閒飯過日子的這个潘甲雖是人物也有幾分像樣已自弄儒  
爲商况且公婆甚是狠戾動不動出口罵詈毫沒些好反滴珠  
父母誤聽媒人之言道他是好人家把一塊心頭的肉嫁了過  
來少年夫妻却也過的恩愛只是看了許多光景心下好生不  
然時常偷掩淚眼潘甲曉得意思把些好話假他過日子却早  
成親兩月潘父就發作兒子道如此你貧我愛夫妻相對白白  
過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無奈與妻滴珠說了兩個  
哭一個不住說了一夜話次日潘父就逼兒子出外去了滴珠  
獨自一个越七悽惶有情無緒况且是个嬌養的女兒新來的

媳婦摸頭路不着沒个是處終日悶悶過了潘父潘母看見媳婦這般模樣時常急聒罵道這婆娘想甚情人害相思病了滴珠生來在父母身邊如珠似玉何曾聽得這般聲氣不敢回言只得忍着氣背地哽七咽咽哭了一會罷了一日因滴珠起得遲了些公婆朝飯要緊猝地答應不迭潘公開口罵道這樣好喫懶做的淫婦睡到這等日高纔起來看這氣由自在的模樣除非去做娼妓倚門賣情攬哄子弟方得這樣快活像意若要做人家是這等不得滴珠聽了便道我是好人家兒女便做道有些不是直得如此作態說我大哭一場沒分訴處到得夜裡睡不着越思量越惱道老無知這樣說話須是公道上丟不得我忍耐不過且跑回家去告訴爹娘明明與他說論看這話是

拍案驚奇

卷之二

四

該說的不該說的亦且借此爲名類在家多在幾時也省了好些氣惱算計定了侵晨未及梳洗將一個羅帕兜頭紮了一口氣跑到渡口來說話的若是同時生並年長曉得他這去不盤踰攔腰抱住搥胸扯着也不見得後邊若干事件來只因此去天氣却早雖是已有行動的了人踪尚稀渡口悄然這地方有一个專一做不好事的光棍名喚汪錫綽號雪裡蛆是个凍餓不怕的意思也是姚滴珠合當梅氣撞着他獨自个溪中乘了竹筏未到渡口望見了个花朵般後生婦人獨立岸邊又見頭不梳裝滿面淚痕曉得有些古怪在筏上問道娘子要渡溪麼滴珠道正要過去汪錫道這等上我筏來一口叫放仔細些一手去接他下來上得筏一篙撐開撐到一个僻靜去處問道娘

子你是何等人家獨自一個要到那里去滴珠道我自要到蘇田娘家去你只送我到渡口上舫我自認得路管我別事做甚汪錫道我看娘子頭不梳面不洗淚眼汪汪獨身自走必有蹊蹊作怪的事說得明白纔好渡你滴珠在个水中央了又且心裡急要回去只得把丈夫不在家了如何受氣的上項事一頓說一頓哭告訴了一遍汪錫聽了便心下一想轉身道這等說却渡你去不得你起得沒好意了放你上舫你或是逃去或是尋死或是被別人拐了去後來查出是我渡你的我却替你喫沒頭官司滴珠道胡說我自是娘家去如何是逃去若我尋死路何不投水却過了渡去自盡不成我又認得娘家路沒得怕人拐我汪錫道却是信你不道你既要娘家去我舍下甚近你拍案驚奇

卷之二

五

且上去我家中坐了等我走去對你家說了叫人來接你去却不兩邊放心得下滴珠道如此却好正是女流之輩無大見識亦且一時無奈拘他不過還只道好心隨了他來上得岸時轉灣抹角到了一個去處引進幾重門戶裡頭房室甚是幽靜清雅但見

明窻靜几錦帳文茵庭前有數種盆花坐內有幾張素椅房間紙畫周之晁桌上砂壺時大彬窄小蝸居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閒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

元來這个所在是這汪錫一个圃丁專一設法良家婦女到此認作親戚拐那一等浮浪子弟好撲花行徑的引他到此勾搭上了或是片時取樂或是迷了的便做个外宅居住賺他銀子

無效苦是這婦女無根蒂的他等有販水客人到肯出一主去  
錢就賣了去爲婿已非一日今見滴珠行徑就起了个不良之  
心騙他到此那滴珠是个不好人家兒女心裡儘愛清閒只因公  
婆克悍不要說日逐做燒火煮餅熬鍋打水的事只是油鹽醬  
醋他也拌得頭疼了見了這個乾淨精緻所在不知一个好友  
心下到有幾分喜歡那汪錫見他無有慌意反添喜狀便覺動  
火走到跟前雙膝跪下求歡滴珠就變了臉起來這如何使得  
我是好人家兒女你元說留我到此坐着報我家中青天白日  
暗地拐人來家要行局騙若逼得我緊我如今真要自盡了說  
罷看見桌上有盞燈鉢發捉起來望喉間就刺汪錫慌了手脚  
道再從容說話小人不取了元來汪錫只是拐人騙財利心爲  
拍案驚奇 卷之二 六

重色上也不十分要緊恐怕真个做出事來沒了一場好買賣  
喫這一驚把那一點勃七的高興丟在爪哇國裡去了他走到  
後頭去好些時叫出一个老婆子來道王娘子你陪這裡娘子  
坐坐我到他家去報一聲就來滴珠叫他轉來說明白了地方  
及父母名姓叮囑道千萬早些叫他們來我自重謝汪錫去  
了那老嫗去掇盆臉水拿些梳頭家火出來叫滴珠梳洗立  
在旁邊呆看捶口問道娘子何家宅眷因何到此滴珠把上項  
事是長是短說了一遍那婆子就故意跌跌脚道這樣老殺本  
不識人有這樣好標緻娘子做了媳婦折殺了你不差還捨得  
用毒口罵他也是个没人氣的如何與他一日相處滴珠說着  
心事眼中滴淚婆子便問道今欲何往滴珠道今要到家裡已

說爹娘一番就在家裡權避幾時待丈夫回家再處婆子道  
官人幾時回家滴珠又垂淚道做親兩月就罵着逼出去了知  
他幾時回家沒个定期婆子道好沒天理花枝般一个娘子叫  
他獨守又要罵他娘子你莫怪我說你而今就回去得幾時少  
不得要列公婆家去的你難道躲得在娘家一世不成這腌臢  
煩惱是日長歲久的如何是了滴珠道命該如此也沒奈何了  
婆子道依老身愚見只教娘子快活享福終身受用滴珠道有  
何高見婆子道老身往來的是富家大戶公子王孫有的是斯  
文俊俏少年子弟娘子你不消問得的只是看得中意的揀上  
一个等我對他說成了他把你事珍寶一般看待十分愛惜喫  
自在食着自在衣織手不動呼奴使婢也不枉了這一个花枝

模樣強如守空房做料作陶聞氣萬万倍了那滴珠是受苦不  
過的人况且小小年紀婦人水性又想了夫家許多不好處聽  
了這一片話心裡動了便道使不得有人知道了怎好婆子道  
這个所在外人不敢上門神不知鬼不覺是个極密的所在你  
往兩日起來天上也不要去了滴珠道適間已叫那撐筏的報  
家裡去了婆子道那是我的乾兒恁地不曉事去報這樣冷信  
正說之間只見一个人在外走進來一手揪住王婆道好好青  
天白日要哄人養漢我出首去滴珠喫了一驚仔細看來却就  
是撐筏的那一个汪錫滴珠見了道曾到我家去報不曾汪錫  
道報你家的烏我聽得及時了也王婆七的言語是娘子下半  
世的受用萬全之策憑娘子斟酌滴珠嘆口氣道我落難之人

走入園去沒奈何了。只不要誤了我的事。婆子道：「方纔說過的，憑娘子自揀兩相情愿如何，誤得你滴珠一時沒主意，聽了此語，又且房室精緻，床帳齊整，恰似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放心的悄悄住下。」那婆子與汪錫兩個，慇懃七代，替伏侍要茶就茶，要水就水，惟恐一些不到處。那滴珠一發喜，歡志懷了。過得一日，汪錫走出去，撞見本縣商山地方一个大財主，叫得吳大郎。那大郎有百萬家私，極是个好風月的人。因爲平日肯養間漢，認得汪錫，便問道：「這幾時有甚好樂地麼？」汪錫道：「好教朝奉得知我家有个表姪女，新寡，且是生得嬌媚，尚未有个配頭。這却是朝奉店裡貨，只是價錢重哩。」大郎道：「可肯等我一看？」否。汪錫道：「不難，只是好人家兒女，害羞待我先到家扣家聲。」

卷之二

人

與他堂中說話，你劈面撞進來，看个停當，便是吳大郎會意了。汪錫先回來，見滴珠坐在房中，默默呆想。汪錫便道：「小奴子，便到堂中走走如何？」闌坐在房裡，王婆子在後面聽得了，也走出來道：「正是娘子外頭來坐，滴珠依言走在外邊來。」汪錫就把房門帶上了。滴珠坐了道：「羞七還不如等我歸去，休嫌上道娘子不要性急，我們只是愛惜娘子人材，不割捨得你喫苦，所以勸你你再耐煩些，包你有好緣分到也。」正說之間，只見外面闌進一个人來，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前一片後一片的竹篰巾，兒旁縫一對左一塊右

一塊的蜜蠟盃兒，身上穿一件細領大袖青絨道袍，兒脚下

着一雙低跟淺面紅綾僧鞋，兒若非宋玉牆邊過，定是潘安

一直走進堂中道小汪在家麼滴珠慌了急掣身起已打一個照面急奔房門邊來不想那門先前出來時已被沈錫階栓了急沒躲處那王婆笑道是吳朝奉便不先開個聲對滴珠道是我家老主顧不妨又對吳大郎道可相見這位娘子吳大郎深深唱个喏下去滴珠只得回了禮偷眼看時恰是個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心裡早看上來幾分了吳大郎上下一看只見不施脂粉淡雅梳妝自然內家氣象與那騰花隊裡的迥別他是不在行的知輕識重如何不曉得也自酥了半邊道娘子請坐那滴珠終久是好人家出來的有些羞耻只叫王婆道我們進去則个嬌七道攏做甚麼就同滴珠一面進去了出來對吳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九

大郎道朝奉看得中意否吳大郎道嬌七作成作成不敢有忘王婆道朝奉有的是銀子兌出千把來娶了回去就是大郎道又不是衙衙人家如何要得許多嬌七道不多你看了這个標緻模樣今與你做个小伙子難道怕不得千金大郎道果要千金也不打緊只是我大孺人狠專會作淺人我雖不怕他怕難為這小娘子有些不便取回去不得婆子道這个何難另稅一所房子住了兩頭做大可不是好前日江家有一所花園空着要典與人老身替你問問看如何大郎道好便好只是另住了要家人使喚了還伏侍另起烟爨這還小事少不得瞞不過家裡了終日厮鬧起來要同住却了不得婆子道老身更有个見識朝奉拿出聘禮娶下了就在此間成了親每月出幾兩盤纏



伏侍着自有老身伏侍着伴朝奉在家推个別事由外將時  
到此來伴密不通風有何不好大郎笑道這个却妙這个却妙  
議定了財禮銀八百兩衣服首飾辦了送來自不必說也合着  
千金每月盤費連房錢銀十兩逐月交付大郎都應允慌忙去  
拿銀子了王婆轉進房裡來對滴珠道適纔這个官人生得如  
何元來滴珠先前雖然怕羞走了進去心中却還捨不得躲在  
黑影裡張來張去看得分明吳大郎與王婆一頭說話一眼看  
着門裡有時露出半面若非是有人在面前又非是一而不會  
識兩下裡就做起光來了滴珠見王婆問他他就隨口問道這  
是那一家王婆道是徽州府有名的商山吳家他又是吳家第  
一子財主與百萬吳大郎奉他看見你好不喜歡的他要娶你  
滴珠驚道

卷之二

回去有些不便處他就要娶你在此間住下你心下如何滴珠  
心裡喜歡這个乾淨臥房又看上了吳大郎人物聽見說就在  
此間住就像是他家裡一般的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道既到  
這里但憑媽媽只要方便些不露風聲便好妻子道如何得露  
風聲自是你久後相處不可把真情與他說看得低了只認我  
長親暗地快活便了只見吳大郎擡了一乘轎隨着兩個俊俏  
小廝揀了兩個拜匣竟到汪錫家來把銀子交付停當了就問  
道幾時成親婆子道但憑朝奉尊便或是揀个吉日或是不必  
揀日就是今夜也好吳大郎道今日我家裡不曾做得工夫不  
好造次住得明日我推說到杭州進香好過來住起罷了揀甚  
麼日子吳大郎只是色心爲重等不得揀日若論婚姻大事還

該尋一個好日辰今兩莽亂做不知犯何凶煞以致一兩年內  
就折散了這是後話却說吳大郎交付停當自去了只等明日  
快活婆子又與汪錫計較定了來對滴珠說恭喜娘子你事已  
成了就拿了吳家銀子四百兩笑嘻嘻的道銀八百兩你收一  
半我兩人分一半做媒錢罷將出來擺得桌上白晃晃的滴珠  
可也喜歡說話的你說錯了這光棍牙婆見了銀子如蒼蠅見  
血怎還肯人心天理分這一半與他看官有小緣故他一者要  
在滴珠面前誇耀富貴買下他心二者總是在他家裡東西不  
怕他走那裡去了少不得逐漸哄的出來仍舊元在若不與滴  
珠些東西後來吳大郎相處了怕他說出真情要倒他們的出  
來反爲不美這正是老虔婆神機妙算吳大郎次日果然打扮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二

得一癸精緻來汪錫家成親他怕人知道也不用儼相也不動  
樂人只托汪錫辦下兩桌酒請滴珠出來同坐吃了進房滴珠  
起初害羞不肯出來後來被強不過勉強畧坐得一坐推个事  
故走進房去揆地把燈吹息先自睡了却不關門婆子道還是  
女兒家的心性害羞須是我們湊他趣則个移了燈照吳大郎  
進房去仍舊把房中燈點起了自家走了出去把門拽上吳大  
郎是个精緻的人把門拴了移燈到床邊揭帳一看只見兜頭  
面腫着不敢驚動他輕七的脫了衣服吹息了燈襯進被窩裡  
來滴珠嘆了一口氣縮做一團被吳大郎甜言媚語輕七款七  
板將過來騰的跨上去滴珠顫驚七的承受了高七下下往往  
來來弄得滴珠渾身快暢遍酥麻元來滴珠雖然嫁了丈夫

兩月那是不在行的新郎不曾得知這樣趣味吳大郎風月場中招討使被窩裡事多會占過先頭的溫柔軟款自不必說滴珠只恨相見之晚兩個千恩万愛過了一夜明日起來王婆汪錫都來叫喜吳大郎各各賞賜了他自此與姚滴珠快樂隔个把月纔回家去走走又來住宿不題說話的難道潘家不見了媳婦就罷了憑他自在那里快活不成看官話有兩頭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句如今且聽說那潘家自從那日早起不見媳婦煮朝飯潘婆只道又是晏起走到房前厉声叫他見不則声走進房外把憲推開了床裡一看並不見滴珠踪跡罵道這賊淫婦那里去了出來與潘公說了潘公道又來作怪料道是他娘去惡聲走到渡口問人來有人說道絕大清早有一

卷之二

十一

婦人渡河去有認得的道是潘家媳婦上後去了潘公道這妮子昨日說了他幾句就待告訴他爹娘去恁般心性深刺且等他娘家住不要去接他採他看他待要怎的忿七地跑回去與潘婆說了將有十來日姚家記掛女兒辦了幾个盒子做了些點心差一男一婦到潘家來問一个信潘公道他到你家十來日了如何到來這里問信那送禮的人喫了一驚道說那里話我家姐姐自到你家來纔得兩月多我家又不曾來接他爲何自因是放心不下叫我們來望七如何反如此說潘公道前日因有兩句口面他使一个性子跪了回家有人在渡口見他的他不到你家到那里去那男女道實七不曾回家不要錯認了潘公把操道想是他來家說了甚麼謊您家要梅賴了別嫁

入故粧出圈套反來問信麼那男女道人在你家不見了顛倒  
距樣說這事必定蹺蹊潘公聽得蹺蹊兩字大罵狗男女我少  
不得當官告來看你家賴了不成那男女兒不是勢頭盆盤也  
不出仍舊挑了走了回家一五一十的對家主說了姚公姚媽  
大驚啼哭起來道這等說我那兒敢被這兩個老殺才逼死了  
打點告狀替他要去一面來典個訟師商量告狀那潘公潘  
婆死認定了姚家藏了女兒叫人去接了兒子來家兩家都進  
狀都准了那休寧縣李知縣行提一千人犯到官當堂審問時  
你推我我推你知縣大怒先把潘公夾起來潘公道現有入見  
他過渡的若是投河身死湏有屍首明白是他家藏了頭人知  
縣道說得是不見了人十多日若是死了豈無屍首踪影畢竟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三

藏着的是放了潘公再把姚公夾起來姚公道人在他家去了  
兩月多自不曾歸家來若是果然當時走回家這十來日間潘  
某何不着人來問一聲看一看下落人長六尺天下唯藏小的  
若是藏過了後來就别嫁人也預有人知道難道是瞞得過的  
老爺詳察則个知縣想了一想道也說得是如何藏得過便藏  
了也成何用多管是典人有姦約的走了潘公道小的媳好雖  
是懶情嬌癡小的閨門也嚴謹却不會有甚外情知縣道這等  
敢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在親眷家也不見得便對姚公說  
是你生得女兒不長進况來踪去跡畢竟是你做爺的曉得你  
推不得乾淨要你跟尋出來同緝捕人役五日一比較就把潘  
公父子討了个保姚公肘押了出來姚公不見了女兒心中已

自苦楚又猛如此冤枉叫天叫地沒个道理只得帶个尋人招  
子許下賞錢各處搜求並無影響且是那个潘甲不見了妻子  
沒出氣處只是逢五逢十就來稟官比較捕人未免連姚公陪  
打了好些板子此事鬧動了一个休寧縣城郭鄉村無不傳爲  
奇談親戚之問盡爲姚公不平却沒个出豁却說姚家有个極  
密的內親叫做周少溪偶然在浙江衢州做買賣閑游柳巷前  
街只見一个娼婦站在門首獻笑好生面善仔細一想却與姚  
滴珠一般無二心下想道家裡打了兩年沒頭官司他却在此  
要上前去問个的確却又忖道不好不好問他未必肯說真情  
打破了娼家行徑沒根蒂尚逢夜走了那里去尋不如報他  
家中知道等他自來尋訪元來衢州與徽州雖是分个浙直却

拍案驚奇

卷之一

十四

兩府是聯界的苦不多日到了一二與姚公說知姚公道不消  
說得必是遇着友人轉販爲娼了叫其子姚乙密地拴了百來  
兩銀子到衢州去贖身又商量道私下取贖未必成事又在休  
寧縣告明緣由使用些銀子給了一張廣緝文書在身倘有不  
諧當官告理姚乙聽命姚公就夾了周少溪作伴一路往衢州  
來那周少溪自有舊主人替姚一另尋了一个店樓安下行李  
周少溪指引他到這家門首來正值他在門外姚一看見果然  
是妹子連呼他小名教声那娼婦只是微微笑着却不答應姚  
乙對周少溪道果然是我妹子只是連七叫他並不答應却像  
不認得我的難道他在此快樂了把个親兄弟都不攬了周少  
溪道你不曉得凡娼家頭鵝必是性狠的你妹子既來歷不明

他家必緊防漏洩。訓戒在先。所以他怕人知道。不敢當面認帳。姚乙道。而今却怎麼通得個信。周少溪道。這有何難。你做不要。關他的設了酒。將銀一兩送去外。加轎錢一包。擡他到下處來。看个仔細。是你妹子。密地相認了。再做道理。不是妹子。賺他娘一晚。放他去罷。姚乙道。有理有理。周少溪在衢州久做客人。都是熟路。去尋一个小閑人。拿銀子去。要時一乘轎。擡到下處。那周少溪村道果是他妹子。不好在此陪他。推个事故走了出去。姚乙也道是他妹子。有些不便。却也不來留周少溪。只見那轎裡。娘七姊七。走出一個娼妓來。但見

一個道是妹子。來雙眸注望。一個道是客官。到滿面全春。一個疑道。何不見他才近身。急認哥。七一個疑道。何不見他迎。看轎忙呼姐姐。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五

却說那姚乙向前。看着分明是妹子。那娼妓却笑容可鞠。伴伴地道了个萬福。姚乙只得請坐了。不敢就認。問道。姐姐尊姓大名。何處人氏。那娼妓答道。姓鄭。小字月娥。是本處人氏。姚乙看他說出話來。一口衢州聲氣。也不似滴珠。已自疑心了。那鄭月娥就問姚乙。道。客官何來。姚乙道。在下是徽州府休寧縣。孫田姚某。父某人。母某人。恰像那。个查他的脚色。三代。藉貫。都報將來也。還只道果是妹子。他必然承認。所以如此。那鄭月娥見他說話。半叨笑了一笑道。又不曾盤問。客官出身何故。通三代脚色。姚乙一滿面通紅。情知不是滴珠了。撒上酒來。三杯兩盞。两个对吃。鄭月娥看見姚乙。只管相他面龐。一會又自言自語。一會

心裡好生疑惑開口問道：「自不曾與客官相會，只是前日門前見客官走來走去，見了我拍手點腳的，我背地同姊妹哈哈不承寵，召過來却又屢屢相覷，却像有些委決不下的事，是什麼緣故？」姚乙把言語支吾不說，明白那月娥是今久慣接客，乖巧不過的人，看此光景，曉得有些魍魎，只管盤問姚乙道：「這話也長，且到床上再說。」兩個人各自收拾上床睡了，少不得雲情雨意，做了一番的事。那月娥又把前話題，姚乙只得告訴他家，理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見你廝像，故此假做請你認个明白。那知不是月娥道果然像否？」姚乙道：「舉止外像一些不差，就是神色神邊有些微不像處，除是至親骨肉終日在面前的用意，休察纔看得出來，也算是十分像的了。若非是声音各別，連拍桌驚奇。」

卷之二

夫

我方纔也要認錯起來，月娥道：「這是這等廝像，我就做你妹子。」罷姚乙道：「又來取笑。」月娥道：「不是取笑，我與你熟商量，你家不見了妹子，如此打官司，不得了，結必竟得妹子到了官方住，我是此間良人家兒女，在姜秀才家爲妾，大娘不容，後來連姜秀才貪利忘義，竟把來賣與這鄭媽媽家了。那龜兒老媽不管好，反動不動非刑拷打我，被他擺佈，不過正要想不計念脫我，道如今認定我是你失去的妹子，我認定你是哥哥，兩個同声當官去告理，一定斷還歸宗，我身既得脫仇，亦可雪到得你家當了你妹子官事也，好完了豈非兩全之算？」姚乙道：「是到是，只是声音大不相同，且既到吾家，認做妹子，必是親戚族屬，逐處明白，方像真的。這却不便。」月娥道：「人只怕面貌不像，那人声音隨」

地改換如何做得准你妹子相失兩年假如真在衢州本心不  
典我一般鄉談了親戚族屬你可教導得我的况你做起事來  
還等待官司完落日子長遠有得典你相處鄉音也學得你些  
家裡事務日逐教我熟了有甚難處姚乙心裡也只要家裡息  
訟要緊細思月娥說話儘可信得便对月娥道吾隨身帶有廣  
緝文書當官一告斷還不难只是要你一口堅認到底却差池  
不得的月娥道我也爲自身要脫離此處趁此機會如何好改  
得口只是一件你家妹夫是何等樣人我可跟得他否姚乙道  
我妹夫是个做客的人也還少年老實你跟他也好月娥道  
憑他怎麼畢竟還好似爲娼况且一夫一妻又不似先前做妾  
也不懶了我事了姚乙又典他兩個賭一个誓言說兩個同心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三

做此事各不相負如有漏洩者神明誅之兩人說得着已覺道  
快活又弄了一火挨抱了睡到天明姚乙起來不梳頭就走去  
尋周少溪連他都瞞了对他說道果是吾妹子如今怎處周少  
溪道這衙門人家不長進替他私贖必定不肯待我去糾合本  
鄉人在此處的十來个拿張呈子到太守處呈他拐良爲娼亦  
且你有本縣廣緝瀆珠文書可驗怕不立刻斷還只是你再送  
幾兩銀子過去典他說道還叟暫在下處幾日使他無疑我們  
好做事姚乙一一依言停當了周少溪就合着一夥徽州人同  
姚乙到府堂把前情說了一遍姚乙又將縣問廣緝文書當堂  
驗了太守立刻簽了牌將鄭家烏窠老媽都拘將來鄭月娥也  
到公庭一人認哥哥一个認妹子那衆徽州人除周少溪外也



還有個把認得滴珠的齊聲說道是那烏龜分毫不知人情  
由劈地價來沒做理會口裡亂嚷太守只叫掌嘴又審問他是  
那里拐來的身龜不敢隱諱招道是姜秀才家的妾小的八十  
兩銀子討的是實並非拐的太守又去拿姜秀才姜秀才情知  
理虧躲了不出見官太守斷姚乙出銀四十兩還他烏龜身價  
領妹子歸宗那烏龜買良爲娼問了應得罪名連姜秀才前程  
都問革了鄭月娥一口怨氣先發洩盡了姚乙欣然領回下處  
等衙門文卷盤成銀子交庫給主及零星使用多完備了然後  
起程這幾時落得典月娥同職同起見人說是兄妹背地做七  
夫妻枕邊絮七叨叨把說話見識都教道得停停當當了在路  
不則一日將到蒸田有人見他兄妹一路來了拍手道好了好  
拍案驚奇 卷之二 六

了這官司有結局了有的先到他家裡報了信父母早迎出門  
來那月娥殺個認得的模樣大刺七走進門來呼爺叫娘都  
是姚乙教熱的况且娼家行徑機巧靈變一些不錯姚公道我  
的兒那里去了這兩年累煞你爹也月娥假作哽咽痛哭免不  
得說道爹媽這幾時平安麼姚公見他說出話來便道去了兩  
年声音都變了姚媽伸手過來摸他的手出來捻了兩捻道養  
得一手好長指甲了去時沒有的大家哭了一會只有姚乙典  
月娥心裡自明白姚公是兩年間官事累怕了他見說女兒來  
了心裡放下了一个大匙搭那里還辨仔細况且十分相像分  
毫不疑至于來踪去跡他已自曉得在娼家贖身不好細問得  
已到天明就叫兒曹姚乙同了妹子到縣裡來見官知縣升堂

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知縣纏了兩年已自明白問滴珠道  
那小孩你去的是何等入假滴珠道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  
不由分說逼賣與衢州姜秀才家姜秀才轉賣了出來這先前  
人不知去向知縣曉得事在衢州隔省難以追求只要完事不  
去根究了就發籤去縣書中并父母來領那潘公潘婆到官來  
見了假滴珠道好媳婦呀就去了這些時潘甲見了道慙愧也  
還有相見的日子各各認明了領了回去出得縣門兩親家兩  
親媽各自請罪認箇悔氣都道一樁事完了隔了一晚次日李  
知縣升堂正待把潘甲這宗文卷准銷立案只見潘甲又來告  
道昨日領回去的不是真妻子那知縣大怒道刁奴才你果得  
丈人家也勾了如何還不肯休敬喝令扯下去打了十板那潘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九

甲只叫冤屈知縣道那衢州公文明白你舅子親自領回你去  
人丈母認了不必說你父母與你也當堂認了領去的如何又  
有說話潘甲道小人爭訟只要爭小人的妻不曾要別人的妻  
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小人也只好要得老爺也不好強小人  
要得若必要小人將假作真小人情願不要妻子了知縣道怎  
見得不是潘甲道面貌頗相似只是小人妻子相與之間有好  
些不同處了知縣道你不要喚敢是做過了娼妓一番身分不  
比夏家了潘甲道老爺不是這話不要說日常夫妻間私語一  
句也不至于肌體隱微有些不同小人心下自明白怎好  
與老爺說得若果然是妻子小人與他纏得雨月夫妻就分散  
了巴不得見他難道到說不是來混爭鬧非不成老爺青天許

察主豎不錯知縣見他說這一篇有情有理大加驚詫又不好  
自認斷錯密密分付潘甲道你且從容不要性惡就是父母親  
戚面前俱且糊塗不可說或我自有的處李知縣分付該房寫告  
示出去遍貼說道她潘珠已經某月某日追尋到官兩家各息  
詞訟無得再行告擾却自密地懸了重賞着落應捕十餘人四  
下分緝若看了告示有些動靜即便休察拿來回話不說這里  
探訪且說她潘珠與吳大郎相處兩年大郎家中看看有些知  
道不肯放他等閒出來踪跡漸來得稀了潘珠身伴要討个了  
髮伏侍會對吳大郎說轉托在錫在錫拐帶慣了的那里想出  
銀錢去討因思个便處要弄將一个來日前見歙縣汪汝鵞家  
有个丫頭平常到後邊洗東西想在心裡一日汪錫出外行走  
拍案驚奇

卷之二

聞得縣前出告示道潘珠已尋見之說急忙里來對王婆說不  
知那一个頂了缺我門這個貨穩是自家的了王婆不信要  
看个的實一同來到縣前看了告示汪錫未免措手措脚點了  
又點念此王婆聽早被旁邊應捕看眼裡尾了他去到了僻  
靜處只聽得兩個私下道好了好了而今睡也睡得安穩了應  
捕勉地跳將出來道你們幹得好事今已敗露了還是那里去  
汪錫慌了手脚道不要恐嚇我且到店中坐坐去一同王婆遊  
了應捕走到潘樓上坐了喫酒在錫推討喫飯一道州走了單  
刺个王婆與應捕坐了多時酒罷俱不來走下問時汪錫已去  
扒了應捕就把王婆拴將起來道我與你去見官王婆跪下道  
上下曉得隨老婦到家中取錢謝你那應捕只是見他們行跡

踉蹌故把言語嚇着其實不知甚麼根由怎當得虛心病的露  
出馬脚來應捕料得有些滋味押了他不捨隨去到得汪錫家  
裡押門一個婦人走將出來開門那應捕一看着驚道這是前  
日衢州解來的婦人猛然想道這不正是真姚滴珠了也不說  
破喫了茶憑他送了些酒錢擲了王婆自道無事放下心了應  
捕明日竟到縣中出首知縣添差應捕十來人急命拘來公差  
如狼似虎到汪錫家裡門口差羅喊打將進去急得王婆懸梁  
高弔把滴珠登時捉到公庭知縣看了道便是前日這一個又  
飛一簽令喚潘甲典妻子同來那假的也來了同在縣堂真个  
一般無二知縣莫辨因令潘甲自認潘甲自然明白典真滴珠  
各說了些私語知縣喚起來研問明白真滴珠從頭供稱被汪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三

錫哄騙情由說了一遍知縣又問曾引入奸騙你否滴珠心上  
有吳大郎只不說出但道不知姓名又叫那假滴珠上來供稱  
道身名鄭月娥自身要報私仇姚乙要完家認因言貌像伊妹  
商量做此一事知縣惡拿汪錫汪錫早已逃了做個廣捕暨成  
文卷述人犯解府却說汪錫自酒店逃去之後撞着同夥程金  
一同同伴走到歙縣地方正見汪汝鸞家了頭在溪邊洗畧脚  
一手扯住他道你是我家使婢逃了出來却在此處便奪他畧  
脚拴了就走要扯上竹筏那了頭大叫起來汪錫將袖子掩住  
他口了頭尚自嗚哩嗚刺的喊程金便一把又住喉嚨又得手  
重口又不得通氣一霎嗚呼哀哉了地方人走將攏來兩個都  
擒住了送到縣裡那歙縣方知縣開了程金絞罪汪錫克軍解

上府來正值滴珠一起也解到一同過堂之時真滴珠大喊道  
這个不是汪錫那太守姓梁極是个正氣的見了兩宗支卷都  
爲汪錫大怒道汪錫是首惡如何只問充軍喝交皂隸重責六  
十板當下氣絕真滴珠給還原夫寧家假滴珠官賣姚乙認假  
作真倚官拐騙人口也問了一箇克軍罪只有吳大郎廣有人  
情聞知事死上下使用並無名字于涉不致惹着朦朧過了潘  
甲自領了姚滴珠仍舊完聚那姚乙定了衛所死去克軍拘妻  
簽解姚乙未曾娶妻只見那鄭月娥曉得了大哭道這是我自  
要脫身洩氣造成此謀誰知反害了姚乙今我生死隨了他去  
也不枉了一場話靶姚公心下不捨得兒子聽得此話即便買  
出人來詭名納價贖了月娥娶了姓氏隨了兒子做軍妻解去

拍案驚奇

卷之二

三

後來遇赦還鄉遂成夫婦這也是鄭月娥一點良心不泯處姑  
嫂兩個到底有些廝像徽州至今傳爲笑談有詩爲証

一樣良家走岐路 又向岐路轉良家

面龐經道真相似 相法看來也不差



